

世界富豪百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快乐富豪

〔美〕克里斯托弗·威南斯 著

福布斯传

One Hundred Richmen of the World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富豪百传

快乐富豪

——福布斯传

〔美〕克里斯托弗·威南斯 著
乔北人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最快乐的亿万富豪	(1)
第二章	夺标的福布斯	(19)
第三章	安静的福布斯	(32)
第四章	超级福布斯	(49)
第五章	建立王国	(66)
第六章	打天下的福布斯	(77)
第七章	接班人	(93)
第八章	首富排行榜.....	(107)
第九章	竞技场上的福布斯.....	(120)
第十章	资本主义阳刚特色的象征.....	(130)
第十一章	埃及艳后的福布斯.....	(146)
第十二章	把关.....	(162)
第十三章	老顽童.....	(182)

第一章 最快乐的亿万富豪

图唐加门国王因为他遗留下来的古物而成为名传千古的人。这点在马孔·福布斯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对博物馆和古物向来缺乏耐性。福布斯却喜欢拥有自己的博物馆，可是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他总是忙进忙出，一分钟也静不下来。对他来说，玩得开心比花大半天时间去欣赏巨作要重要得多。埃及的金字塔也不例外，面对众多的金字塔，他转头对他一个儿子开玩笑的说：“我死的时候，你不用费心帮我去盖这么个东西。”大家听了全笑起来。

几天以后，这群人来到了尼罗河边的路梭（Luxor）。这里干燥、炎热、寂静，四处屹立着好几千年的金字塔。在一片无云的天空底下，福布斯还是和往常一样嘻嘻哈哈。但是一种从吉沙（Giza）到路梭看到的尽是这些国王陵寝，大家的心情多多少少受了影响，福布斯当然更不用说。

当时是1984年初，64岁的福布斯率领他的资本家亲善小组到世界各地进行友谊访问，埃及是其中一站。他们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和热气球，每个人都穿上为这趟旅程订做的鲜黄色长裤和鲜红色上衣的制服。衣服上并且印上鲜明的福布斯亲善小组的徽记（长着翅膀，吊在大汽球下的摩托车）。

“刻在石头上的不是历史；历史是某人成就的事业。”说过这么一句话的福布斯穿过又长又窄的走道去看图唐加门国王的墓穴，不过他并没有停留多久。才不到半小时，他已经跑出外

面。叫他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他在金字塔里看到的東西，而是导游告诉他的话。原来图唐加门名传千古不是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国王，也不是因为他的陵寝战胜时间的侵蚀保存下来，而是因为他的墓穴塞满古物，逃过了几千年来盗墓者的魔掌。

福布斯和他的一个团员杰·吉森踏到炽热的大太阳底下时，脸上出现少有的沉思的表情。图唐加门其实只是个一事无成的孩子，但是几千年以后，他的名字却无人不知。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机运为他保存了所有的宝藏给后人凭吊、观赏。其他的陵寝被洗劫一空，图唐加门却逃过劫数。

就在两人走回所搭乘的大车上时，福布斯突然转头，认真，急切地问说：“你想我死以后，大家还会不会记得我？”

这个沉重的问题让吉森有点惊讶，因为这趟旅程很少有过这么严肃的气氛。这回福布斯还是不改一贯作风，几乎一分钟也静不下来，时间表填的满满的：演讲、宴会，交换T恤，四处为地方首长别上福布斯胸针。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再三重复他的讲稿，他还是兴致勃勃，好像一点也不嫌烦。不过这也难怪，一路上埃及民众对福布斯一行人热情无比，简直到了吓人的地步。

吉森说：“这儿的人会等上好几个小时，就为了要看我们的车队呼啸而过，好像我们是哪儿来的大人物似的。”尤其是在福布斯一伙人加大马力冲进塞满上万人的大体育馆，然后吹出一个巨大的狮身人面的黄色汽球时，全场爆出的热烈掌声恐怕只有皇家才消受得起。

大家以后还会不会记得福布斯？吉森一时想不出怎么回答，只好说：“嗯，至少你的名字会被收录到百科全书。”

这话还真管用，福布斯一听马上大笑起来，顺口说出他的口头禅：“加一倍薪水。”严肃的一刻过去了，福布斯的心思马上跳到下一件事上，继续开心的一路玩下去。

他们的这趟埃及之旅是在2月24日启程的，马孔·福布斯就是在6年后的同一天，因为心脏病突发，死在他新泽西州的家里，享年70岁。就像他一向所希望的，他是在睡梦中平静的走到另一个世界。

每个人都知道马孔·史帝文生·福布斯（Malcolm Stevenson Forbes）。他是个精力充沛，腰缠万贯的杂志发行人。他有个和睦的大家庭，脸上永远挂着微笑，黑边眼镜后面永远闪着一双发亮的眼睛。伊莉莎白·泰勒是他的女友，而地球上所有大企业的老板几乎都可以说是他的好朋友。他是商业界的休·海夫纳（花花公子发行人），花边新闻的常客。他开宴会动辄花上数百万美元，绝对要求宾主尽欢。像他这样痛快而且拚命花钱的作风，真不知道羡慕了多少人。他喜欢新闻界，新闻界也喜欢他，大家都很热心的把他极端奢华的生活详细的报道给全世界各地好奇的读者知道。

不过在远离记者、名人、以及五光十色的社交舞台时，却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福布斯。在这里，他的魅力和机智都失去了光彩；这个人人羡慕，什么也不缺的幸运之子还有一点不能满足。在他的福布斯杂志办公室的后面有一层非常隐密的公寓，里头装有蒸气浴设备，墙上则挂满了艺术品——主角绝大多数是裸体男子。

虽然他的座上客包括伊莉莎白·泰勒，亨利·季辛吉以及唐老鸭，而且连滚石合唱团好像也听命他的指挥；虽然他拥有几亿美元，外加昂贵的房地产，还有一排排的摩托车、飞机和游艇；他的金属收藏胜过克里姆林宫，名气也盖过罗马教皇，但是他却有一样无法公诸于世的癖好——同性恋。

1987年5月27日，福布斯在他位于纽泽西州法尔山上，占地75英亩的亭柏非山庄上举办了盛大的晚宴，排场之大前所未有，不过两年后他又在位于摩洛哥的别馆摆出一场气势更

大的晚宴，花样之多，宛如一场精彩的大型马戏表演。他这两场晚宴目的都是要为次年《福布斯杂志》9月份的专刊做促销活动，而1987年的这场不只是一定要庆祝这份双周刊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福布斯对他本身才干的一份礼赞。没有他，很难想象这份原本默默无闻，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杂志能在70年后打出名号。

1964年福布斯接管他父亲手创的这份杂志时，它的规模简陋，和1987年的《福布斯杂志》王国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当时，它只是《财星杂志》和《商业周刊》两大巨人旁边毫不起眼的侏儒。经过魄力十足的福布斯全力推动，这份本来就具有发展潜力的杂志，在出版界造成不小的骚动。其他家族成员因为担心杂志会垮在他的手里，纷纷卖掉手中的股份，却万万没想到福布斯竟然能够凭着他过人的行销才华和操纵大众媒体的天赋本能，把《福布斯杂志》变成资本主义最得力的传声筒，为整个家族企业打下基石；所有的赞美马孔·福布斯都当之无愧。他成功的推销自我独特的形象，商场上凡是强调个人独创性的主管都把他的杂志列为必读刊物。福布斯刻意强调他和别人的不同，正是杂志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然，杂志畅销也得归功于他的4个儿子，以及社里一流的编辑、记者、广告行销人员以及财经专家。但是不可否认，福布斯是整出戏的灵魂人物。他凭着生意人的直觉，一次次投下大笔赌注，也一次次凯旋而归。

福布斯的表演的确次次精彩。每回在商场出击都像是在制作节目，而他的成功也和舞台剧一样，完全是以新闻界的反应来作衡量标准。往往一些酷爱批评的记者眼看同行说着福布斯家人的好话，心里都想不明白，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其实也会很快偏向这一家人。到底福布斯是哪来的这种通天本领呢？照理说，记者应该是专找漏洞，再伟大，再完美的英雄经过他

们地毯式的搜证报道以后，也会被还原成地上的凡夫。《福布斯杂志》的领导人到底有什么诀窍，能让这群无冕皇帝心服口服呢？

1987年《纽约时报》的记者大卫·法斯东着手要为《福布斯》写专题报道。原本他还满心以为可以把他写成一个浅薄、自私、只讲排场、光爱享受的人，结果却完全相反：他交出去的稿是新闻界所谓的软稿——福布斯又多了个信徒。

“我没受任何人摆布，”法斯东说：“原本我根据自己一些粗浅的了解，对他抱着相当怀疑的态度。和他见面时，我对他没任何好感，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办活动不只是在促销产品，同时也是因为可以从里面得到极大的乐趣——他和那些摩托车手相处融洽，谈话又是那么诚恳，令我颇为惊讶。到后来，我还真是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可以挑剔呢。”

的确，福布斯虽然有不少奇怪的嗜好，但也不能因此否认他强烈的使命感。福布斯在提到杂志的社论栏时说：“想要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至少是力求公正……而我所谓的公正则是要了解事情背后的原因，同时也不能模棱两可，必须头脑清楚的下定判断。”

福布斯广受欢迎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了解记者的需要，而且也从不容于满足他们的要求。

亨柏飞晚宴就是福布斯赢得记者欢心典型例子：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公开表明，他开设晚宴最大的就是为了借助记者的报道来提高他的知名度。对于他这么一个摆明了就是要讲究排场的晚宴，当时在场有上千的名流和记者，却没有人当众稍稍表示无法苟同。毕竟，再怎么奢华的场面，只要主办人是福布斯，大家似乎就很能接受，不会嫌它低俗。

“福布斯先生是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人，”主管这场宴会的露丝·史华滋很兴奋的说：“这场晚宴也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可

能。”

福布斯大事铺张，却能够免遭批评，原因之一是，那场晚宴与其说是为了社交，倒不如说是为了做生意——那是一场新闻界与广告界的联合大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钱其实是花在做生意上头，所谓的“客人”其实都等于在出差。毕竟，能和《福布斯杂志》——纯资本主义的领航——拉上关系，对大家的形象都有帮助。当时也有商业巨子在场，他们去那儿有的或许是因为平常难得见面，有的则可能是想到，偶尔捧捧福布斯的场买它一个广告，也许那天这份杂志打算刊载不利于己的消息时，手头能有个筹码可以挣到个转圜的余地。

至于外头谣传福布斯善于操纵别人，说是如果那家公司拒绝买他广告的话，他会派出一群记者找人麻烦，对忠实的顾客他则会全力袒护——这种种说法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只是福布斯并没有花什么心思大力辟谣。因为如果广告大户自己要那么想，对他反正是有益无害。

尽管这个形象不实，还是有不少自命清高的记者拿这个题目大作文章，合众国际社的编辑詹姆士·麦高就是他们的最佳代表。

话说福布斯在他位于纽泽西法尔山上的家中开设晚宴，那天天气干爽，福布斯在他精心营造出来的气氛里显得容光焕发。不过这场商业秀的确是豪华到几近低俗的地步，可以想像得到，一场宾客多达千人，而又进行6小时的晚宴，要想免遭批评的确不太容易。福布斯应付的方法是以轻松诙谐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们一家无意炫耀，他们只是在享受人生。人生苦短，应该及时行乐，他们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他们可以不断地积聚财富，而同时也能痛快的享用财富。福布斯传达的基本讯息是：我们努力工作，也努力享乐；我们是高格调的人，以轻松的态度面对生活，人是人非影响不到我们。

不过，福布斯当然在乎外界如何评断他们。名声一向是他们的重要资产，这个家族销售的重点就是形象：他们是快快乐乐，能赚能花的百万富豪；他们是个亲密、温馨、和谐的大家庭。而记者报道福布斯一家时，一直也是强调这点。

名流汇集的亭柏飞晚宴是在经济蓬勃发展的里根年代举行，当晚星月交辉，上千位贵宾聚在那儿庆祝的是钱滚钱造出来的奇迹——福布斯可以说是本世纪以来这个奇迹的最佳代表。

当晚的山庄一直不断有私人直升机组载着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巨子飞进飞出，一度甚至有过 38 架飞机同时停在那里。至于那些财富稍逊，够不上搭机条件的客人则是由豪华轿车接送。

当晚的场景：巨型帐篷一座，里头挂的丝质壁饰上画的是福布斯企业的徽记：雄鹿。由 121 名风笛手和鼓手组成的乐队穿过迷漫人造白雾的树林走出来（当时他们也造了个小型的苏格兰村应景）为身穿苏格兰传统服饰的福布斯吹奏悦耳的苏格兰混合曲，以及他最爱听的“天赐福佑”。据说这出大戏的制作费高达 200 万美元，环绕在福布斯身旁的 1100 位贵宾全是社交界名人，企业大亨，新闻界巨子。巴巴拉·华特丝，大卫·洛克菲勒，还有詹姆士·高斯密爵士等公众焦点人物也都在场。福布斯本来还想邀请当时的总统里根演讲，只是虽然他们两人是好朋友，彼此在公众场合和私底下也都互相赞美过对方，里根还是拒绝了。不过后来代替里根主讲的 3 个人加起来，也是很有分量的人物：当时的财政部长霍华·贝克，当时的纽泽西州长汤玛士·金，以及美国参议员比尔·布雷德（他提到贫穷以及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引来一阵礼貌的掌声）。当晚到场的人士是财富、名声和权力的集合，包括华尔街巨富，高级政府官员，大众传播界名流，如：美国通运的詹姆士·罗勃森，通用公司的罗杰·史密斯，前白宫顾问罗勃·史特劳斯，前白宫阁员

塞里士·范斯，前美国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柯以及保罗·拉萨德，美国新闻局长查尔斯·韦克，中央情报局长威廉·韦伯，美国最高检察官艾德温·米斯，《华盛顿邮报》总裁凯瑟琳·葛拉翰，《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苏比杰，哥伦比亚广播网的威廉·潘里，《花花公子杂志》的克里斯蒂·海夫纳，以及《阁楼杂志》的鲍勃·古西昂。

这是福布斯事业的顶峰期，也是他最风光的时刻。怀里搂着 20 世纪的埃及艳后伊莉莎白·泰勒，全世界都踩在他的脚下——他贵族式的风采魅力早就赢得人心。除了高峰会议和皇家婚礼以外，恐怕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这种权力与金钱高度结合的局面了。

福布斯上台颌首微笑接受大家的掌声，这场他自导自演，自我礼赞的大戏在此刻达到高潮。是致告别辞的时候了，全场宾客都在等他发表一篇精彩的演说。

没想到，他一句话也没说，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万美元的支票交给身旁的伊莉莎白·泰勒（美国爱滋病研究基金会的主席）。“我真不敢相信，”莉莎一脸真的很惊讶的样子说：“给基金会一百万元的补助，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帮忙防治爱滋病和这次举办杂志庆祝会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福布斯也一向不喜欢刻意宣扬自己的慈善捐款（他曾经捐款给防癌中心，警察运动联盟，残障协会，以及纽约历史协会）这回他给爱滋病研究提供补助，或许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用意。

“选那种场合捐款给爱滋病基金会！”《福布斯》的助理编辑克利斯多夫·拜伦摇摇头说：“面对那么多付钱买他广告的客人，亏他想到要那么做！真搞不懂他到底是要别人怎么想。”

拜伦指的是福布斯私生活中暧昧的一面——好像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又没有人去碰它。没错，福布斯和其家人一直都在

营造一种形象：他们是可敬可爱，而又不骄傲自大的贵族式家庭，他们证明了只要一家人团结合作，生活就能幸福快乐；而这个形象大致说来也是事实。不过，福布斯却还有一面不欲人知的私生活时时都威胁着要冒上来。他会不经意的在公共场所展现他生活的这一面，可他同时又努力的加以掩饰。他好像已经懒得掩饰，可是又担心一旦让人发现，他的人格形象和杂志王国都会受到影响。

福布斯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性是：偶尔他会看似无意的伤害别人感情。譬如说，他会把亭柏飞晚宴的过程拍摄下来，然后要求员工前往办公室附近一所大学的礼堂一起观看。

事实上，福布斯的员工每年圣诞都得例行观看他们家族的生活影片，只是这回福布斯在放映以前还来了段小小的演讲。他表示杂志前途堪忧，广告减少，利润降低，希望大家尽量节省。说完他就站到一旁，请大家观赏一场极尽浪费之能事的豪华晚宴。

福布斯这回“邀请”员工，主要是要他们礼赞他对自己的礼赞。如果之前没有一段“富氏家训”的话，大家顶多也只会把这个当做无伤大雅的娱乐节目来看。

事实上，1987年5月的这场宴会回收远大于支出。这是因为广告大户参加宴会的先决条件是：得在《福布斯杂志》70周年的专刊里登广告。福布斯后来表示，宴会回收的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或许庆祝会真的不算浪费，不过福布斯对员工的精神训话却叫他们当中有些人难以消受。由他这种表现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他父亲的影子。

多年前的柏地·福布斯也很以他的成就自豪，他克勤克俭，再加上颇有一套自己的理财诀窍，竟然也能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打出天下。他以公司的大家长自居，特别定出一个所谓的“老兵节”来犒赏忠心的员工（有的人觉得这个名称颇有贬

意)。他规定全体员工那天都得到他家聚餐，凡是年资满五年以上的员工都要一个个排好队，等着他亲手发放数字不太大的奖金；说穿了他只是要提醒大家，他们领的薪水和付出的劳力并没有多大关系，靠的主要是老板好心散财。这是个叫很多人觉得有损自尊的公司传统。

当然，柏地的本意是要表示他对资深员工的感谢，只是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让人觉得他不够大方，而且有点自我标榜的味道。

不过他这种小家子气的表现也是个性使然。他不可能投资几百万美元营造形象；他可以付出时间和劳力，但是钱却不能乱花。和好莱坞明星四处招摇，过着和罗马皇帝一样奢靡的生活，是马孔·福布斯的生财之道，而这对柏地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父子两人作风虽然大不相同，但是因为柏地的遗嘱规定“老兵节”得照常举行，所以马孔也就保留了这个传统，只是他会尽量强化它的娱乐性，而且避免摆出一付施恩的大家长姿态——不过柏地的名字至少还是靠着老兵节留在大家心里。

然而这对马孔来说绝对不够。他或许会好奇的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在历史上留名，但是他奋斗的目的是要成为当代的传奇人物。就像棒球之王凯西·史丹格（Casey Stengel）一样，他想登上资本家之王的宝座：他必须在比赛里拿出最好的表现，赢得最多的掌声。

伊莉莎白·泰勒就是他领先群雄的一记绝招——虽然这本来是泰勒的主意。当时才刚离婚的马孔一定想到了，如果把自己的名字和泰勒连在一起，全国的影艺杂志都会登出他的照片。或许有人会认为，万一福布斯的名字上了桃色新闻版，会对杂志在广告界和新闻界的名声造成不良影响，但这么做倒真是满足了马孔无底的表现欲——才没多久，全国知名的《国家

询问报》已经宣布：马孔有意和泰勒结婚，而泰勒也在考虑当中。

想要在某些圈子里成名其实不难，但是如果想在很多圈子里恶名远播可就棘手了。有个办法是当上美国总统，这点马孔试是试过了，只是没成。的确，再怎么有名的传播界大亨，圈外人知道的还是不多。这就像棒球英雄一样，对不看棒球的人来说，你只是无名小卒。马孔确实已是杂志出版界里响当当的人物，而他种种怪异的作风也为他添了不少名气。但是他的知名度和超级巨星比起来，还是有段距离。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再提高知名度呢？正如作家茱莉·包格所说，他的办法是：“借用伊莉莎白·泰勒的名声。”

这点很多人或许觉得不以为然，但是不可否认，福布斯的名气的确因此提高不少。问题是，《明星画报》报道的结婚谣传却在《福布斯杂志》内部引起不少非议：马孔明明喜欢年轻男子，他把泰勒给扯进来显然是不诚实的做法。不愿让人知道自己也是同性恋，这可以原谅。是同性恋，不愿让人知道，可是又刻意制造假象，让人以为你是世界性感女神的最佳伴侣？这是几乎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无法苟同的。

约翰·安德生也知道内情，但他不在乎，他对马孔还是充满好奇。安德生是在1987年亨柏飞晚宴举行不久之后、进入《福布斯杂志》担任实习记者的。当时《福布斯杂志》正计划做全球400名首富的排行榜，安德生也加入他们的调查工作。

一开始就有个同事警告他，马孔喜欢年轻男子——虽然他和泰勒的新闻仍旧常常上报。安德生听了后有点纳闷，但他还是很想当面看看这位传奇人物，他想知道百万富翁实际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当然，马孔很可能会误解他的动机，不过他不在乎。

“我头一次和他碰面以前，就已经听过很多有关他的传

闻，”他说。社里一个和福布斯有过直接接触的职员很详细的说了他的亲身经验，而且也教了他该如何拒绝“求爱”。

安德生是自己主动找上门去的。那年夏天，他和另一个同事决定要见福布斯一面。安德生说：“我们寄了封信邀请他共进午餐，结果他回了电话，要我们先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是两个 20 岁的女实习记者的话，是不是也能收到回音。反正我们就是这么进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开始聊天。”

那可不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旧办公室而已。那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美国总部以前召开董事会的地方，曾经招待过闻名国际的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以及身兼作家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马孔在里头堆满了英国古董，东方地毯，以及世界名画：鲁宾斯，高更、雷诺，还有专画粗壮牛仔的詹母士·巴马（James Bama）。马孔的档案夹上镶了钻石，对讲机上的按钮则是名贵的玉。

马孔问这两个来访的年轻人，他们是哪里人，住哪里，觉得纽约如何。

“他问我：‘你晚上都做些什么？喜不喜欢上单身酒吧？’我告诉他，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去那种地方。”安德生说。

那天走的时候，马孔并没有和他们约好共进午餐。大约 6 个月的以后，已升为正式记者的安德生找了个借口表示想和马孔再度会面——安德生帮忙进行“世界 400 名首富排行榜”的调查工作，而马孔却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在杂志的“事实与评论”（Facts and Comments）专栏上引用他初步调查的资料结果。

安德生借这个机会打电话给马孔的秘书，表示那些资料没有经过复查，可能有误，他觉得马孔应该先征得他的同意才引用那些资料。

于是，他和马孔又会了一次面。马孔解释说，在专栏里先

提一下某些人可能登上排行榜，对杂志有益无害，这是促销的方法。

然后马孔就不经意的问了一句：“你骑摩托车吗？”

“不骑！”安德生回答说。

“想不想骑呢？”马孔问。

“好啊。”坐在马孔旁边的秘书听了，马上递给安德生一张纸说：“哪，在这儿写上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安德生立刻照办，不过马孔在那以后并没有马上和他联络。“我想，马孔那时候或许是以为我对他有意思。”安德生表示。

大概两个月后，有个礼拜五早上大约9点左右，马孔打电话要求安德生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不太记得了，不过你好像说过想骑摩托车兜风？”

“是啊，”安德生说。

“那我们下礼拜一块儿骑摩托车兜兜风如何？”马孔说。

“好啊。”

马孔约安德生那天晚上五点半在他家碰面。“我们还可以一道吃顿大餐，”马孔说。

当时安德生站在马孔那宫殿似的大办公室里，四周环绕的是价值几百万的名画和饰品，他不禁开始感到有点害怕。

该怎么办呢？他实在很想表示，他是非常愿意和眼前这个传奇人物共进晚餐——但是可不想跟他一道洗澡？

星期一五点半安德生准时抵达。马孔的住处就在他办公室楼上，之间以回旋梯相连。那时候刚好有一群摄影人员在客厅架设器材，马孔调了两杯酒，然后就对安德生表示：客厅人多，他们还是到卧室去聊好些。

这下可好，马上就进卧房，安德生苦着脸暗呼不妙。那里头惟一能坐的只有床，安德生坐在床尾，马孔则半坐半卧，一

脚搁在床上，一脚伸到床外。安德生马上注意到床旁摆了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男孩塑像，他的身上只裹了块腰布，“像个小泰山。”

马孔和他东扯西聊，话题和他们第一回见面时差不多：安德生是哪里人？现在住哪儿？他喜不喜欢纽约？像迷样大约谈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们又讲到“全球 400 名首富排行榜”的调查进展如何，参与这项计划的成员素质又是如何。接下来的话题则跳到晚餐。

“约翰，吃晚饭前我想先洗个蒸气浴，你也来吧？”马孔邀他的语气，好像这是全天下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安德生马上使出他同事教过他的一招挡了回去。“不，谢了，”他说：“我是从四楼（他们公司的健身房）过来的。”他撒这个谎的用意要暗示：他刚刚才运动过，也洗了澡，不想再把自己弄得热汗淋漓。

“你真的不想？”马孔说：“蒸气浴就在后头。”

马孔看安德生执意不肯，也就只有作罢。就这样，安德生没能看到他以前一个同事所说的“全世界最棒的裸体画收藏室”。

马孔接着又从床边的抽屉抽出一个牛皮纸夹，那里头夹满了餐馆介绍，还有一些菜单。“你想上哪家吃？”他问是这么问，可是却也没管安德生的反应，迳自选了一家位在纽约东区第三大道的餐馆。

马孔把警卫叫来：“牵一台哈雷摩托车出来。”

他们戴好头盔和手套以后，就搭电梯下楼，一辆哈雷已经在 12 街上等着他们。马孔先上去，安德生则跨坐在后头，两手抱住马孔，两人一路往第三大道疾驰而去。

“骑摩托车如果坐后座的话，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在驾驶的控制之下，”安德生说：“我想他不是故意的吧，不过我注意